

經部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玆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四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録監生臣李文杞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三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三

圜丘祀天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注禮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　疏案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是璧圜也

鄭氏鍔曰天圜而運乎上故璧圜以象其體天之蒼蒼其正色也故璧蒼以象其色

聶氏三禮圖案玉人云璧好三寸賈釋云古人造璧應圜圜徑九寸其注又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郭璞云肉邊也好孔也然則兩邊肉各三寸與此三寸之好共九寸也阮鄭二圖皆云蒼璧九寸厚寸是據此而言也又玉人璧好三寸之下云璧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以此而言是有九寸之璧也案崔靈恩三禮義宗云昊天及五精之帝圭璧皆長尺二寸今檢周禮爾雅皆九寸長尺二寸之璧未知崔氏據何文以為說

方氏苞曰典瑞職四圭有邸疑即蒼璧也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注鄭司農云于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

也圭本著于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

疏司農云于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于中央為璧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各琢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面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邸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

鄭氏鍔曰邸本也朝宿之邑謂之邸旅者所宿亦謂之邸邸有托宿之義四圭有邸者以璧為邸四面各琢出一圭托于是也璧以為邸以象天之體四圭托于璧以象天由體以致用必用四圭者象天道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意

考工記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注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疏此圭典瑞直言所用禮神不言尺寸故此言之此直言尺二寸案典瑞注先鄭云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此尺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總計為尺二寸未知除璧之外兩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據下祼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圭别尺有二寸仍未審以璧為邸邸徑幾許令既無文不可强說也

王氏與之曰鄭氏以大宗伯有蒼璧黄琮之文典瑞無之而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至郊天

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所禮者神州之神其說甚誕

江都集禮徐乾議曰周禮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蒼璧禮天兩玉不同而並云祀天是有二天可知也徐邈曰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圜丘與郊各有所施

鄭氏鍔曰說者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黃典瑞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余以為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之玉所謂植璧也典瑞所云祀神之玉所謂秉圭也

趙氏溥曰案典瑞注疏則四圭是就璧平出不是插立起者邸則於璧中琢成竅穴然邸言宿邸歸著處也此圭乃植在神前欲天神降而依憑託宿於其中如人有旅邸相似此是禮神之玉非事神所執之玉

書云植璧秉圭是也夫銳首曰圭凡物銳則利用故銳圭以象其用之利必四圭者象天德之覆無乎不周必尺二寸者又以象天之成數

王應電周禮傳典瑞言四圭兩圭為祀天地之玉而大宗伯復有蒼璧元璜等玉以禮天地四方何也書金縢曰植璧秉圭蓋周之禮有所以祀神者植于所祀之處若其主然書所謂植璧即典瑞之四圭兩圭也有所以禮神者執之以致禮若其所享然書所謂秉圭即此之六器也

楊氏復曰徐邈植璧秉圭之言若足以破注疏二天之說或者又謂璧圓色蒼所以象天天有四時四圭有邸亦所以象天非王所執之圭也伏睹國朝會要

禮制局言以蒼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蓋蒼璧以象體四圭有邸以象用故於蒼璧言禮于四圭有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葢一祭而兩用也此義與徐邈不同姑兩存之

陳氏禮書或曰大司樂言樂六變八變然後神示可得而禮又言歌黃鐘太蔟之類以祀天神地示則禮之固在降神之後祀之又在禮之之後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蓋皆一祭兼用之也是不然何則

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則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則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畧不應如是之缺也

陳氏汲曰宗伯所謂蒼璧黄琮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璧黄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以此推之凡夏正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若祀天則冬至圜丘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黄琮祭

天地之處則止於圜丘方澤安有郊丘之别崑崙神州之異哉蓋自後漢光武好讖當時士大夫相承傳之康成最為精於緯書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者非郊天也

慈田案郊天圭璧分見于大宗伯典瑞之文于是諸儒異說紛起今合而考之康成指為二天緯書妄說固不足信楊說蓋猶主之然王無烟臭本無燔燎降神之理則顯慶禮所

言亦未可據也禮書引或說而駁之其言當矣惜其所自為說者乃云四圭有邸非必冬至之祭則又騎牆而入于鄭氏之誤也徐邈鄭鍔以為植璧秉圭一祭兼用其說似為最密然亦有不可信者六瑞六器並掌宗伯何獨無四圭兩圭典瑞玉人所職尤詳何獨無蒼璧黃琮且典瑞下文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若以為所奠之玉不應

一節之中頓爾異義如盡以為執玉則日月
星辰山川俱無奠玉況朝日既云執鎮圭矣
何又重言祀日乎求之經文反覆背戾以此
知陳及之之說為至確而不可易也至于趙
氏王氏推衍徐邈之說而泥于邸字反成植
圭秉璧其為紕繆抑又甚矣
又案依陳及之說則祀天執玉竟無明文然
王氏詳說王氏周禮傳並于朝日之下註云

言朝日則郊天可知大宗伯王執鎮圭疏云此王祭祀時所執則同執鎮圭理自無害不必强分四圭兩圭以當之也

詩大雅雲漢圭璧既卒箋禮神之玉又已盡矣疏春官大宗伯典瑞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其盡葛氏象烈曰其神合用其璧其璧合祀其神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餘者如是謂之既卒也

春官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通典幣用繒長丈八尺鄭玄注曾子問云制幣長丈八鄭約逸廵狩禮文也王用

幣長短皆准此

右玉幣

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

祭義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以為醴酪齊盛注藉藉田也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蔡氏德晉曰藉藉田也王以孟春躬耕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甸師帥其胥徒耕耨以終

之傳所謂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庶人即此甸師之胥徒也時入若來麥夏熟禾黍秋熟既熟即領之送入地官神倉也

禮記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倉祗敬必飭注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重粢盛之委也疏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藉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以共供神之物故曰神倉

國語周語廩於藉之東南鍾而藏之

陳氏禮書天子藉于南方正陽之位也廩于藉東南長生之地也

周禮地官舂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注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簠簋實

國語楚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 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

晉語曰入監九御使潔奉郊禘之粢盛

春秋桓二年左傳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陳氏禮書祭祀之禮貴于出力以致養故王耕藉后獻種夫人親桑夫婦相成以盡志力而後可以交於

鬼神則春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藉不過三推夫人繅絲不過三盆則春盛之禮葢亦如此然後春人卒其事以供之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齍或言盛或言粢或言粢盛大宗伯奉玉粢小宗伯辨六齍逆齍大祝齍號之類此言齍而不及盛也閭師不耕者無盛廩人共接盛饎人共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齍也甸師共齍盛舂人共粢盛之米小宗伯表粢盛此兼言粢盛也其言各有所當非苟異耳齍盛共之以

甸師春之以舂人饎之以饎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大宗伯涖之以宗伯然後立之以表鄭氏曰表為蕝識蓋各書其號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玉齍者玉敦也大宗伯奉玉齍者玉與齍也廩人之接盛施於大祭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鄭氏改以為扱非是

又曰黍稷別而言之則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言粢盛是也

禮記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疏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

王氏應電曰舊說祭天無鬯觀大宗伯祀神鬼示之下總云涖玉鬯司尊彝職云大旅存奠彝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事天有鬯明矣但鬯人鬯器不及祭天何也蓋祭天用陶匏貴其自然若因此而遂謂祭天無鬯則司尊彝但言宗廟而不及地祇豈祭地無酒乎

陳氏禮書生民詩維秬維秠毛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正義曰皆爾雅文惟彼麋作虋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

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中之有二米者則別名之為秠故此經與其文而爾雅釋之若言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為酒耳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荅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即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為秠詩江漢秬鬯一卣注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正義曰禮有鬱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暢故謂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以其可和秬鬯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

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為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箋以毛解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明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秬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之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鬱者用箋說為長又周禮鬱人和鬱鬯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煑之鐎中停于祭前鬱為草若蘭正義曰司農云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煑之鐎中停于祭前者此似直煑鬱停之無鬯酒者文畧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為草若蘭則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比類言之築王度記云天子以鬯

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鬯耳王度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鬯酒因號為鬯草也又魏畧曰大秦多蘇合薰陸鬱金芸膠十二種香許慎說文曰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凡鬯之屬皆從鬯鬱芳草也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人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開寶本草木部中品鬱香味苦溫無毒陳藏器云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魏畧云生大秦國二月六月有花狀如紅藍四月五月採花即香也嘉祐本草圖經云鬱金本經不載所出州土蘇恭云生蜀地及西戎胡人謂之馬菜今廣南江西州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佳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木部中品有鬱金香云生大秦國二月三月十月

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陳氏云為百草之英乃是草類又與此同名而在木部非也今人不服用亦無辨之者故但附于此耳

李氏時珍曰酒和鬱鬯昔人言是大秦國所産鬱金花香惟鄭樵通志言即是此鬱金其大秦三代時未通中國安得有此草羅願爾雅翼亦云是此根和酒令黄如金故謂之黄流其説並通○又曰鬱金有二鬱金香是用花此是用根者其苗如薑其根大小如指頭長者寸許體圓有横紋如蟬腹狀外黄内赤

陳氏禮書禮或言秬鬯或言鬱鬯蓋秬一稃二米土地至和之氣所生謂之鬯以言和氣之條鬯也謂之鬱鬯以其鬻鬱草和之也鄭司農曰鬱十葉為貫百

二十貫為築以煑之其言蓋有所受也

薫田案秬鬯即鬱鬯秬黒黍親耕以供鬱鬯之用鬯人釀之鬱人築煑和之先儒因周禮分鬯人鬱人二職遂以鬱鬯為和鬱者秬鬯為不和鬱者考鬱人和鬱鬯實彞而陳之是鬱合鬯也宗廟重祼鬱人専掌祼事故實之陳之皆鬱人大宗伯祭大神涖玉鬯玉鬯即盛鬱鬯之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故不用鬱

人即令鬯人供之也葢秬黍所以為酒必和
鬱而後為鬯不得謂鬱人和鬯而鬯人之秬
鬯不和鬱也有鬱無鬯固不成酒有鬯無鬱
則與五齊同何以謂之秬鬯乎先王謹于祭
祀又以釀黍築鬻事各不同故分二職以掌
之耳正義于鬱人注云無鬯酒者文畧其實
和鬯酒也詩秬鬯一卣正義云禮有鬱者築
鬱金之草而煑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

條鬯故謂之鬱鬯今考鬱字從鬯則鬱以秬
鬯得名而秬酒謂之鬯又以鬱之香得名何
元子曰主秬言則謂之秬鬯主鬱言則謂之
鬱鬯是也蔡德晉曰肆師職大祭祀及裸築
鬻大賓客築鬻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則凡
祭祀賓客喪浴無不和鬱明矣注疏謂鬱鬯
唯用之于宗廟之裸其餘天地社稷等祀止
用秬鬯者非又有以鬱為鬯草及合和而鬱

積之等說亦非

右親耕粢盛秬鬯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皆為粢又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疏言辨五齊之名者酒正不自造使酒人為之酒正直辨五齊之名知其清濁而已云一曰泛齊者泛讀如泛泛楊舟之泛言泛者謂此齊熟時滓浮

在上泛泛然二曰醴齊者醴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醴酒又此醴齊作時恬于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于大飲三曰盎齊已下其類可知

鄭氏鍔曰大古有明水以為醴其後乃有玄酒玄酒之後又有五齊五齊之後乃有三酒至于酒則其味厚矣味之厚者先于薄味之薄者生于玄去古益遠則禮文益變然五齊雖生于玄酒而五者之中亦自有厚薄之齊自泛之醴自醴之盎自盎之緹自緹之沈非惟色不同也味亦不同非唯厚薄不同清濁又不同其齊不同則其名不同其名不同則不可以不辨故使酒正辨之蓋玄一變始有泛齊成而泛泛然而滓則浮而上泛齊一變始有醴齊成而汁滓相將其體則厚而甜醴齊一變始有盎齊成而滃滃然其味得中過此以往然後有緹齊其色紅赤味已是酒故名曰緹緹言其是酒也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此泛所以處五齊之先而沈所以處五齊之下凡此皆用以事神記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謂承天之祐又曰醴齊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醆則盎爾澄則沈爾酒正辨其三酒四漿之物因名然後有實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疏一曰事酒者酌有事人飲之故以事上名酒也二曰昔酒者久釀乃熟故以昔酒為名三曰清酒者此酒更久于昔故以清為號祭祀用之此昔酒清酒皆以酒上為名也事酒冬釀春成以漢之醳酒況之昔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酋久白酒況之但昔酒對事酒為清者若對清

酒則為白故曰酋久白酒也故晉語云味厚實昔毒酒久則毒也云所謂舊醳者按禮記郊特牲云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彼上注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醆酒盎齊涚于舊醳之酒三酒除事酒清酒則云舊醳是昔酒可知也對事酒為新醳昔酒為舊醳清酒不得醳名中山郡名故魏都賦云醇酎中山沈湎千日

鄭氏鍔曰昔之為言宿昔之意謂日久而漸清之酒也記禮曰昔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所謂舊醳之酒者昔酒也唯其況而久故謂之舊醳逮其後也遂有清酒其色益清明記禮所謂醆酒涚于清是也

醆酒盎齊也盎齊差清又以清酒涚之則知清酒之為大清矣

史氏浩曰事者方有事于糟漉昔者熟之而可久清者澄之而可飲

郝氏敬曰辨者酒正不自造掌其法以辨之而已齊劑同水米麴相劑和也米將化浮漲曰泛既變成糟

曰醴糟發上溢曰盎糟久凝結如縡帛曰緹糟粃盡化其下清汁曰沈此五齊皆糟米泲者泲其糟成酒事酒有事新造者如少牢禮卜吉宰乃命為酒是也昔酒昔所久造者清酒造久澄清者

王氏應電曰事酒因事而釀醪即漉所謂濁醪也昔酒久釀乃熟其味最厚所謂舊醳也清酒者熟而停久其色清其味醇即詩所謂祭以清酒也

陳氏禮書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言凡祭祀則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

禮記郊特牲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

注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于月之水也

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注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

明水涚齊貴新也注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

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注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

右酒醴

商書湯誥敢用玄牡集注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蒠田槀牛二說各不同詳見後特牲及享牛

求牛條下

禮記郊特牲疏郊所以用特牲者天帝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又名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

蒠田槀名誥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特牲疏云天神尊貴故止一特愚謂天神對地祇人鬼特牲當對羊豕葢不兼羊豕謂之特非必不可有二謂之特也註疏

諸家拘泥止用一牛而圜丘祀天燔柴實牲體郊事有全脊用之燔則無以祀用之祀則無以燔于是有分牲體供二處所用之説祭畢燔牲體之説帝牛稷牛之説皆牽鑿也不知雖有二牛一燔一祀不害其為正祭之特也南北郊各用特不害其為更有燔牛瘞牛稷牛也如此則郊祀用牲之説可通矣

禮器祭天特牲疏特一也天神尊貴故止一特也

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陽祀祭天于南郊也毛之取純毛也疏昊天牲用蒼唯郊天不見牲色在此陽祀之中可知郊特牲曰郊之祭也牲用騂是南郊用騂也

鄭氏鍔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牴牾也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用騂犢注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疏按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

陳氏澔曰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并言騂犢者以周人尚赤而所謂陰祀者或是他祀與

郊特牲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注尚赤者周也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貴也

楊氏復曰鄭氏謂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方之色則當用蒼犢祭法乃云用騂犢其色不同故以蒼璧蒼犢為祀昊天圜丘所用以騂犢為祀感生帝南郊所用鄭玄王肅兩家問難備見郊特牲疏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俱備不比五方各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為大

赤故周為赤色用騂犢又如夏用玄牡殷用白牡亦是天道渾全不偏主一色又何以蒼璧為疑

陳氏禮書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牲以蒼而不以騂地牲以黃而不以黝者蓋騂者陽之盛色陽祀以騂為主而不必皆騂黝者陰之盛色陰祀以黝為主而不必皆黝則牧人所言亦其大率而已郊特牲之騂犢閟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也旱麓信南山之騂牡閟宮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之

用騂者也爾雅曰黃牛黑脣曰犉詩曰殺時犉牡此社稷之用黝者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矣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亦有用騂者矣

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注孕任子也

陸氏佃曰據此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祭天容或之少用牝犢也蓋今用犢甚少尚恐難得其殺時不令母見始能割愛不爾不復食草鳴號至死乃已傳所謂猶懷老牛舐犢之愛豈虛言哉經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其所謂繭栗與牡正也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羣公

不毛雖曰少貶亦用其騂有不能給由是觀之雖周宗廟亦有通法存焉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宜如此

羅氏泌路史或曰孟春之月山川林澤犧牲無用牝則非孟春非山澤牲用牝矣郊時牲云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鄭謂任子曰孕祭帝之牲必孕然後弗用則不孕之牝若可以祭帝矣曰否天地宗廟社稷牲唯牡也敢用玄牡此天地之牲也從以騂牡則宗廟之牲而奉時特牲者社稷之牲也孕者牝牲之為通非特為任子也奔騰之時牲雖牡通孕則非犢矣故弗食于天子弗用于帝蓋取所謂貴誠者非用牝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陸氏佃曰言繭又言栗者言雖如栗亦可

徐氏師曾曰如繭如栗也

國語楚語郊禘不過繭栗

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注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于鬼神所求福之牛也共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

劉氏小傳凡求讀如逑逑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禮言之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羅氏泌路史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

陳氏禮書牛有卜而後用者有用而不必卜者享牛卜而後用求牛用而不必卜職人充人司門之類是也然則稷牛惟具而先王之牛必卜何也稷祀于郊則屈而不伸故用求牛而與帝牛異先王享于廟則伸而無屈故用享牛而與帝牛同

高氏愈曰享牛饗先王之牛所謂宗廟之牛角握者求牛通角小貌即所謂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者

蕙田案享牛求牛鄭注專指宗廟之祭疏及

劉氏以求牛爲郊祀配神之牛即傳所云稷牛路史以爲燔柴求神之牛髙氏又以享牛爲宗廟之牛求牛謂祭天之牛今考經文云凡祭祀夫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皆有如鄭氏説則專主宗廟劉氏又專指郊祀似俱未安唯陳氏禮書謂享牛卜而後用求牛用而不卜全不拘泥何祭所用似爲得之葢祭祀惟享帝享先王正祭之牛卜而後用餘皆臨

時求取公羊傳云唯具是視是也況享牛雖
既卜吉亦有時而更換註所云遭災是也他
如禮天之燔牛配帝之稷牛祭地之瘞牛終
事之繹牛牛人不得不多為儲畜以備求取
則均謂之求牛可也至羅氏專以為燔牛亦
太泥而髙氏則求牛仍是享牛更為臆說
又按名詁用牲于郊牛二疏及劉氏謂帝牛
稷牛路史謂求神祀神二牛蔡傳謂郊祭天

地故用二牛按二牛即特牲也陳用之謂祀
天祭地謂之郊同其用特牲亦同説是餘恐
附會

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疏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

春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注職人謂充人

王氏昭禹曰牛人牧人共牲者也共牲然後肆師從而展則職人非牛人牧人凡散祭祀繫于國門則職人非門人矣職人其充人之謂充人而曰職人以職其事故也

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繫于牢芻之三月注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疏總養天地宗廟之牲王氏昭禹曰記曰三月繫又曰帝牲必在滌三月傳曰芻豢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旬在滌三月繫于牢之時也

禮記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養牲必養二也滌牢中所滌除處也惟具遺時又選可用也疏遺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用稷牲其祀稷牲臨時選其可用者凡帝牲稷牲初時皆卜取其牲繫于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

春秋宣三年公羊傳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于稷者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

國語楚語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之神注四監主山林川澤

之官百縣
鄉遂之屬
馬氏晞孟曰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謂祭祀者非
獨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皇天上帝之神以為
民神之主也故帝王先
成民而後致力于神

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
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
其饗注于鳥獸充肥之時宜省羣牲也五者謂所視所
案所瞻所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
疏視全具亦宰祝所視也純色曰犧體完曰全食草曰
芻食穀曰豢物色騂黝之別也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
隨曰類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
屬長短者謂角繭栗角握之屬上帝天也

季冬之月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之饗注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疏列次也

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注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

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

方氏慤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即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名而下所云即充人繫于牢之時也君名牛納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擇其毛所謂騂牲黝牲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名之則未卜故曰牛巡之則卜之矣故曰牲上言祭牲者蓋取之將以為祭牲故也

陳氏禮書純謂之牷完謂之犧故禮記言毛以告全左傳言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為犧則牷之純在色犧之完在體也然牷者亦必完犧者亦必純禮凡言牷物其為犧可知也凡言犧牲其為純可知也湯之告

天地以玄牡用夏禮也揚子雲曰玄牛騂白其升于廟乎兼三代之禮言之也先王之于牲以牡為貴而賤其牝以小為貴而賤其大以純為貴而賤其尨以充美為貴而去其疾故書曰敢用玄牡詩曰白牡騂剛從以騂牡又曰殺時犉牡此以牡為貴也楚語曰郊禘不過繭栗記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此以小為貴者也

右犧牲

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棗栗桃乾穃榛實菱芡栗脯糗餌粉餈注籩其容實皆四升蕡枲實也鄭司農云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為虎形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玄謂形鹽鹽之似虎者膴牒生魚為大臠鮑者于福室中糗乾之鱐者析乾之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乾穃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菱芰也芡雞頭也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蔡氏德晉曰天子日四飯有四籩四豆祭祀一切陳之麷熬麥也蕡熬麻子也白熬稻也黑熬黍也鮑魚

魚之火焙而乾者魚鱐魚之自暴而乾者餌餅也熬之故曰糗餈糕也磨米成粉而合蒸之因以粉言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酏食糝食注醢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麇臡麋肝髓醢或曰醬也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為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為卯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蠯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脇也或曰豚拍肩也芹楚葵也

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醓醢肉醬也箈水中魚衣故書雁或為鶉杜子春云當為雁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餈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蔡氏德晉曰菹有菜有肉全物若牒為菹其細切者為韲此節不言菹者皆韲也醓醢之多汁者節凡葵即蓴菜也麋獐也凡菹醢皆以水草獸物氣味相成者為之如韭菹則宜醓醢昌本則宜麋臡也醓醢魚醢獨重見者以醓魚之屬非一故也酏餈也以狼膏合稻米煎之為酏牛羊豕肉合稻米煎之為糝二者內羞也

禮記郊特牲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

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義也注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旦當為神

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疏貴天產也者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練治之也言煎鹽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醯醢之上故云尚熊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尚義俱通

蕙田案籩豆之實郊祭無明證而周禮籩人醢人有供凡祭祀之文則郊祭未必不統之鄭注専謂四時禘祫拘矣地官舍人職凡祭祀共簠簋實疏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皆有

故云凡以廣之則賈已異于鄭矣郊特牲醓醢煎鹽之尚貫于祭天條下明確可證夫祭必備物記云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詛云饗帝之物反不如常祭乎

右籩豆之實

禮記禮器越席疏越席蒲席也

郊特牲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注蒲越槀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疏

凡常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稾鞂之尚也明之也者釋所以祭天用蒲越稾鞂之意今禮及隋禮稾鞂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

陳氏禮書德産之致精微盡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故特報以內心之誠而已則藉用稾鞂越席稾鞂本于天然越席出于人為人為者不若自然之尤質故大路用馬則越不施于天神可知

蕙田案埽地而祭故以稾鞂藉神也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疏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旊人為簋

匏酒爵○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疏曰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葅醢之屬故詩生民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為罇

方氏慤曰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于天也

通典罇及薦葅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

禮器犧尊疏布鼏樿杓注鼏或作冪樿木白理也疏祭天既用陶匏蓋以瓦為尊畫犧羽于其上或謂用犧為尊是夏殷禮也疏粗也鼏覆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為巾以覆尊天地之神尚質也樿白理木也鄭注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

陸氏佃曰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不尊于郊也所謂越席蓋亦以此凡木不飾為樿樿櫛樿勺是也蓋若龍勺疏勺蒲勺則于杓加飾矣

陳氏禮書冪人疏布巾冪八尊畫布巾冪六彝禮曰犧尊疏布冪樿勺以素為貴又曰器用陶匏孔頴達謂祭天以瓦為尊畫犧于上或曰夏商禮然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非夏商尊其以瓦為之畫犧其上理或然也

又曰八尊以獻及于天地故巾疏而不畫六彝以祼

施于宗廟故巾畫而不疏冪人言疏布巾則畫用精者可知言畫布巾則疏之不畫可知巾以覆爲用象天之體

又曰尊巾以疏布而勺無飾以素爲貴也樿白理木與喪士素勺異矣勺以挹齊酒明水故其飾如此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儀禮加勺于尊皆南枋則勺者北面也每尊皆加勺則尊不共勺也

郊特牲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疏禮器云犧尊疏布冪是疏布之尚也

方氏慤曰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于粗而後至于精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注牲陽也庶物陰也疏按宗伯云以天産作陰德注云天産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動物故為陽也庶物雖出于牲體雜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為陰也

附辨鄭氏獻讀犧犧讀沙

春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　疏翡赤翠青為飾　魯頌犧尊將將毛傳犧尊有沙飾疏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

蕙田案此以獻尊為犧尊而飾以翡翠

明堂位尊用犧象鄭注犧尊以沙為畫飾疏犧讀如沙沙鳳凰也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作獻字齊人之聲誤耳　陸元朗曰刻鳳凰於尊其形婆娑然

蕙田案此以犧尊為沙尊而畫以鳳凰

魯頌疏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

蕙田案此以犧尊為羲尊而畫為牛形

王氏肅曰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孔穎達曰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羲與毛鄭異義

蕙田案此以犧尊為羲尊形如牛而背上負

尊

鄭氏鍔曰獻字本戲字誤轉為獻毛詩傳謂之犧尊犧與戲字同音奈何康成讀犧為素何切鑿為之說曰畫為牛形婆娑然甚無理春而耕耕必資牛故春之尊為犧牛之形

楊氏簡曰犧尊有沙牛之象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之大者為沙牛之為物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

道遠者以其輕肆放逸故多違也睹犧之象必不萌輕肆之心心不輕肆則道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之曰沙尊葢曰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為沙謂為羽飾故讀沙為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為沙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受毛鄭誤甚矣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為牛形厥驗明著禮經之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曰娑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鄭

司農又讀獻為犧明堂位曰犧尊周尊也為一代之所尚獻必首用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為

何氏楷曰犧尊之制未詳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阮諶禮圖王肅二說未知孰是乃周禮既以犧為獻而漢儒又讀犧為娑故毛傳解犧尊云有沙飾也陸元朗亦云刻鳳凰於尊其羽形娑娑然而鄭司農則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愚

按如此解犧去之更遠顧起元云古者犧通為戲以

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為獻以其字文之相近娑娑同音犧之為娑亦如皮之為婆儀之為莪犧尊將將之上文享以騂犧叶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證騂犧尚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緣酒尊而異其音也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為牛而鳳羽婆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為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蔡絛云㣲宗崇尚古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解說殆有可哂者其犧象二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象

形康成阮諶之說盡臆度耳

蕙田案注疏獻讀為犧以為聲誤義讀為沙以為羽飾阮諶以為畫為牛形王肅以為直作牛形後儒鄭鍔楊簡何楷皆從王肅據此則犧當如字固不必讀為沙也明堂位以犧為周尊是周之獻以犧為首故直曰獻尊獻亦當如字不必讀為犧也鄭何雖正婆娑之非而猶從誤轉之說唯慈湖精核不可易

右器用

五禮通考卷三

五禮通考卷四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四

圜丘祀天

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陸德明釋文作翌音皇本又作皇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哻而祭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也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疏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鳳凰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

周禮天官内宰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注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疏仲春二月告后帥領外命婦諸臣之妻内命婦三夫人已下始蠶北郊蠶事既畢遂朱綠之玄黄之以為祭服也案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於此二月始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之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文有與也

禮記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注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疏天子云純諸侯云冕冕祭服故知純亦是祭服天子有衣色諸侯亦有衣色是其互也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傍才是古之緇字一絲傍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

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

嬪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注后妃親採桑示率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注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于后妃收繭稅者收于外命嬪

季夏之月令嬪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以給郊廟祭祀之服注嬪官染人也疏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然必有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

周禮天官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注以給衣服冕旒及依幄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疏言凡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云共黼畫者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共絲者大夫以上裳皆先染絲則玄衣亦須絲為之乃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就故組就連言之云之物者謂絲之物色共之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

蕙田案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

二旒是大裘之冕即五冕之衮冕非別有一冕也鄭氏誤謂大裘不被衮又泥于大裘而冕之文不得已為有冕無旒之說不知有冕無旒玄冕也元冕祭羣小祀之服今乃服以祀天不亦悖乎

禮記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注祭先王之服也

馬氏睎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冕止于

五則大裘而冕與衮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享先王則服衮而已周官于祀昊天不言衮則用衮可知也記于龍衮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

薫田裘馬氏謂龍卷以祭兼昊天先王極是可正鄭氏之謬

周禮天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　疏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于大射也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又云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衮已下皆有采章為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裘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鄭氏鍔曰掌為大裘以祀天與特牲之文不協然記禮之言衣裘皆為有衣以為裼裼覆也為其褻故必覆之其說以為表裘不入公門入公門尚不敢況敢表裘以祀天乎冬至之祀以寒故服裘于裘之上則被衮衣裘被衮則同一冕故司服掌王之服六而冕有五然則特牲言被裘周禮言大裘雖若不協其實一也記禮者有不敢服裘而被冕之義則大裘不裼之文又有大裘冕無旒之論皆不足據也

方氏苞曰他職曰祀五帝旅上帝獨此云祀天者明此服本共圜丘之祭非四郊所通用也夏秋迎氣無服裘之理況方澤乎自公彥引孝經緯鉤命訣謂祭地亦服大裘歴代難之議禮者莫能辨不知此公彥之臆說耳孝經緯鉤命訣亦無是也彼稱祭地之禮與天同謂其尊同牲玉之數拜獻之節不異耳玉幣以陰陽異其色則裘服亦以寒暑異施可知矣且含大裘其餘冕服皆同亦不害其為衣服之同也屨人職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況裘冕乎

蕙田案中庸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盛服謂冕服也春官司服掌五冕自衮以下公侯至卿大夫以次服之寧有助祭者服衮冕而主祭之天子服玄冕乎大裘而冕者祭莫大于昊天先王而宗廟時享在四仲之月禘以孟夏祫以孟冬大饗在季秋祈在春夏祭地在夏至祀五帝以迎氣時皆非嚴寒不必用裘惟

圜丘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之日詩所稱一之日觱發者也周之都在西北圜丘之壇在南郊祭之時在平旦其霜風凛冽較之祭于屋下為更甚故司裘特制大裘以為祀天之服蓋専為冬至南郊設而他祭不用也云大裘而冕見雖服大裘而必戴冕冕與衮相稱王之冕以衮為盛戴冕則被衮可知禮意甚明若冕而不衮成何體制豈所謂盛服者耶康

成拘泥裘冕衮冕句法遂創為有冕無旒裘上有玄衣之說後世難以信從異說紛起踵訛襲繆至有盛暑服裘必不可行而廢親祀者惟宋陸農師謂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襲可知王被衮以象天則大裘襲衮可知大裘襲衮則戴冕繅十有二旒可知說最直截而鄭剛中陳用之闡發詳盡可以正註疏之謬而為千萬世之準繩也

又案鄭氏謂大裘之上有玄衣夫玄衣乃無旒玄冕之衣康成誤看大裘而冕似裘之外更無衣而但有冕遂用無旒之玄冕以附會于尚質之說今有因無旒之冕即是玄冕遂併玄衣而附會之以加于大裘之上不知其已同于卿大夫助祭之服也夫裘之外有衣則郊特牲之說信矣既知裘之外必有衣則奚為不被衮戴冕而憑臆穿鑿至是耶

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注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　疏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

蕙田案疏冕名雖同旒數有異其說甚詳見後

鄭氏鍔曰羔裘無經緯之文而有純一之質無繡繪之巧而有自然之體謂之大者惟天體為甚大故以名祀天之裘惟大裘之上襲之以衮故記衮謂之被言被之于其上祀天宜尚質反被以衮者蓋陶匏槀秸圜丘埽地雖主乎質鎮圭之繅以藉龍旂之日月四圭之邸六變之樂又主乎文內畫質外畫文以盡事天之道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圓後方後仰前俛飾之布上玄下朱圓其前而俛之向明與物

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物藏之義上玄以象天道之升下纁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當俛以致敬之義

蔡氏德晉曰冕冠也古者衣冠相配故衣與冕同稱也大裘而冕者服大裘衮衣襲而不裼而首則戴冕繅十有二旒也十二章者虞書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皆繪于衣宗彝七藻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皆絺于裳祀天于冬至服大裘其祀五帝惟立春為然餘則但服大裘外之衮衣而已至夏秋則其衣亦當以紗為之但仍備十二章之制也

禮記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戴冕璪十有二旒則數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

家語郊問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服衮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注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太壇而脫之陳氏禮書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衮以象天然則合周官禮記而言之王之祀天内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衮可知也議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衮司服言

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袞冕之上又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是袞冕與裘冕不同謂之大裘而冕則不加袞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羔裘豹袪羔裘逍遙燕服元端蜡服黃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裘以朝狐裘蒙茸狐裘黃黃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用裘故屨人曰凡四時之祭祀以

宜服之則凡春夏秋之祀不必服裘所以適時之宜而已由是觀之衮冕以維太常者不必有裘裘冕以送逆尸者必有衣也記曰尸襲而不裼送逆尸者象之則裘冕加衮又可知也古者犬羊之裘不裼必襲之也表裘不入公門必裼之也是裘有裼之而不襲有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無襲非禮意也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玄衣此尤無據也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外心之敬故因丘埽

地陶匏槀鞂疏幂椫杓素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鐘大呂之銄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楊氏復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先鄭後鄭注皆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何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羔裘豹褎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裘之上未嘗無衣裘而無衣則近于褻矣凡衣必象裘色凡冕服皆元上纁下大裘者黒羊裘也元衣之下用黒羊裘取其同色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何也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黄但土旺于季夏南方屬火其色赤黄而兼赤爲纁故裳用纁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注云謂冕服元上纁下是也自黄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于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于裳凡十二章歴代皆然至周而又備繅旒之數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繅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自衮冕而下享先公則鷩冕者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先公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不敢以至尊之服施于所卑也

周禮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

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凡大祭祀共其衣服而奉之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

鄭氏鍔曰上公九命服衮其章九王亦被衮何為公與王同余謂學經者當因經文求先王之制不當信傳注以害先王之制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者其説出於鄭康成六經無見也自後

諸儒莫能辨正今以此經文質之其理自明且子男之服自三章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五章之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衮服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其上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服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若夫同服九章非唯君臣無别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

聶氏三禮圖大裘冕無旒冕廣八寸長一尺六寸上玄下纁以綖覆飾之其板側則不用金飾有紐玉簪導以組為纓色如綬衣服令云大裘以黑羔皮為之玄領褾緣朱裳白紗中單皂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鰈大帶黻鹿盧玉具劒火珠鏢首白玉雙珮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緣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朱韈赤舄

祀天神地祇則服之

陳氏禮書梁五經博士陸緯等大裘之制宜以黑繒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隋始詔虞世基等憲章古制定與乘服合八等案周禮大裘之冕無旒其服羔裘也准禮圖以羔正黑者為之取同色繒以為領袖其裳用纁而無章飾絳韈赤舄祀圜丘感帝封禪五郊明堂雩祀皆服之今文大裘冕無旒冕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深青表纁裏金飾玉簪導以組為纓色如其綬裘以黑羔皮為之黑領

襟緣
朱裳

蔥田案自梁及隋唐後皆服黑羔裘無衣玄冕無旒仍注疏之謬也至宋神宗從陸佃之議服裘被衮而後先王之制度復明甚矣議禮之難而儒者考訂之功不可忽也

附辨鄭氏王服九章

周禮春官司服鄭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衮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玄衣

無文黻剌黼而已 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注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 三公一命卷注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楊氏復曰先儒謂大裘之上有玄衣玄衣之上有十二章周止九章其說皆非是愚即司服經文孰讀而詳玩之則知有虞氏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夫袞冕九章鷩冕七章公之服自袞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公之服九章則天子

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証而知鄭説之非矣舜曰余欲觀古人之象蓋十二章自日月星辰而下從古而然矣孰謂禮樂大備於周而獨不然乎郊所以明天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圜丘大裘而冕則天之時也席用槀秸器用陶匏則天之質也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則天之明也璪有十二旒則天之數也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唯有九章然公自袞冕而下王又自袞冕而

下君臣同冕服無區别必無是理賈公彦疏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唯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説始有悟其上下之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黼衣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鷩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

王制禮必本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旂山登於俎黼登於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

心幷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
林氏之奇曰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
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葢
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旂有三辰何嘗
謂衣無三辰耶又謂上公九章而王亦九章將何所
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與郊特牲云祭
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
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

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劉氏執中曰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
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舜而欲觀乎古則衣裳之章十
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因于虞夏者衆矣鄭康成
見司常之職云日月為常則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
于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非也且
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為旗周之裳不

去其虎蜼矣何獨日月為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

案周禮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則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

子衮冕十有二章明矣

蕙田案諸家破鄭氏周衮九章之說當矣衮

既十二章差次以降則鷩當九章毳當七章

絺當五章玄當三章其諸侯于天子降殺以

兩上公雖與天子同衮冕而服止九章冕止

九旒以此推之則侯伯鷩冕者服七章冕七旒子男毳冕者服五章冕五旒孤絺冕者服三章冕三旒卿大夫玄冕者服一章冕無旒即弁師所謂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是也

附辨注疏諸家冕旒玉數

夏官弁師鄭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

鄭氏鍔曰王之吉服六服每一冕則宜六冕今止五

冕者禮圖以大裘之冕無旒陸佃云大裘襲衮則戴

冕繅十有二旒大裘與衮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此

說得之

馬氏晞孟曰記言龍衮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

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衮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陸氏佃曰諸侯九斿則上公十二斿可知

弁師賈疏經云九就當上公以九為節故知是公

蕙田案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注云侯當為

公縁下文别見諸侯故此當為公山陰乃因諸侯九斿之文謂上公應十二斿誤矣上公亦人臣何得與天子無區别耶

鄭氏鍔曰凡冕天子皆十二旒諸侯皆九旒故記曰天子十有二旒諸侯九而弁師云諸侯九就諸侯蓋通稱

葱田案如鄭剛中説則五冕同旒毫無分别實止一冕耳周禮何以稱五冕耶此不足信

弁師鄭注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　王昭明冕

旂命數圖曰王五冕並十二旒二王後王朝三公加為二伯九命袞冕九旒侯伯加為九州牧王朝三公八命山八旒侯伯七命鷩冕七旒王朝之卿六命火六旒子男五命毳冕五旒附庸王朝大夫及大國之孤四命藻四旒王朝上士大國次國之卿三命希冕三旒王朝中士大國次國大夫再命玄冕二旒○又曰舊說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非也

蔡氏德晉曰案諸侯之服其章數皆依命數而侯國諸臣之服不隨命數為章數故孤四命而希冕三章卿大夫有三命再命之異而玄冕無服則同服也再命乃受服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公侯伯之士

皆一命俱未受冕服而服皮弁其色如爵所謂爵弁也然則王朝諸臣之服經雖不見以義推之其出封皆加一等以四命之服而服三章之希冕例推之則王之三公八命必服七章之鷩冕卿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無章之玄冕可知也一命之士未受服則但服爵弁矣而鄭康成王昭明乃為八旒六旒四旒二旒諸服之説不亦鑿乎

蕙田案禮數降殺皆以兩則章數旒數依先儒陽數之說為是王昭明非之誤矣且如圖說有所謂山八旒火六旒藻四旒者則通大裘之冕共為九冕而周禮五冕之說亦不行矣敬齋駁之甚當其說不可易

王氏應電曰經文五采繅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繅其數無不同也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五冕之玉皆一百四十四枚矣諸公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所共者此耳繼之云其餘如王之事則每旒玉十二並無九玉之說蓋冠之長尺玉之間十有二玉為尺有二寸故能垂之以蔽目少短則不足以蔽目矣此正如

樂舞之數以其每佾八人故佾之字從八乃謂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士之四人豈足以成樂舞乎故侯伯之繅七就其餘如公之事亦每旒玉十有二子男繅斿五就其餘如侯之事孤繅斿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旒亦皆十有二旒爲目而設止有前旒惟延則有前後玉藻之文可見

蕙田案天子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不減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亦減天子雖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别而每旒之玉皆十二諸侯以下之冕則九旒者九玉七旒者七玉五旒者五玉而玉又用瑉也王昭明旒必十二玉

之説非是又據玉藻之文而謂旒有前無後亦拘而鑿陳用之曰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也

右服冕

周禮春官巾車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注王在馬曰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説曰纓當胸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玄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斿則屬焉

疏云以祀者以下諸路皆非祭祀之
事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

鄭氏鍔曰玉者陽精之純可以交三靈故以玉飾路所駕之馬錫以昭其聲樊纓十有再就以昭其文所建者太常象天之明斿十二合天之之大數祀天則乘所以極其尊也

陳氏禮書司常日月為常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常有三辰升龍降龍設崇牙備弧矢飾之以旄垂之以鈴人臣有功則書于其上左傳曰錫鸞和鈴爾雅曰有鈴曰旂書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觀此則太常之制可知矣

方氏苞曰此職及司常大司馬皆曰王建太常則諸侯以下不得建明矣而大行人九斿七斿五斿皆曰建常何也旗常者徽幟之通稱也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而統之曰常春秋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太常

而外無畫三辰者而統之曰旂則知旂常可互稱而太常則唯天子建之矣

蕙田案五路所建旂亦以大槪差等言之其實天子五路皆得建太常也觀治兵大閱王乘戎路而建太常可見

又案禮記載魯君祀帝于郊有日月之章葢僭禮也三辰惟畫于太常又唯天子得用之耳天子五路雖俱得建太常而以祀事為重故秦以下掌祭祀者曰太常卿亦以見掌天

子祀事之意

禮記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注殷祭天之車也 疏殷猶質以木為車無别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

大路素注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

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注設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路也 疏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為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

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注衮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為榮好也

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注雕為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為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

周氏諝曰乘素車者言殷之郊禮也先儒以為魯公之郊用殷禮則非也

方氏慤曰此與周禮不同者容泛記前代之禮耳

楊氏復曰案巾車一曰玉輅以祀郊特牲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而越席二說不同夫子答顏淵曰乘殷之輅蓋素車者殷輅也飾以金玉者周制郊特牲禮器疏以素車為殷輅其言蓋有所據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矣

陸氏佃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太常郊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葢乘玉輅建太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汎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

輅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雖然車旂之有兩非

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太常而巾車之職

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

蓋乘木路建大麾者即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太

常同意乘戎路建太常者即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

建大旂同意郊特牲言乘素車在被衮之後則所謂

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明矣凡此皆周制也

陳氏禮書禮言玉路以祀又言素車之乘蓋王之祀

天自國至大次則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晃也

葸田案諸家論祭天車旂不同當以陸氏陳氏之説為是周氏楊氏以為殷禮則郊特牲上文明以周貫下何緣此處忽入殷禮云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夫三正通於民間則周亦有夏時子在齊聞韶則周亦有韶舞特未廣於天下耳周有殷輅似不

足疑況祭天尚質素車安知非陶匏槀秸之意乎至鄭氏以為魯禮則魯無稱王之事孔氏乃謂魯用王禮亦得稱王斯益悖矣

右車旗

禮記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疏郊祀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郊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是也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

方氏慤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耳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至而大宰于祀大神示言卜日者

崔氏謂卜日以至為主不吉乃用他日理或然也

蕙田案郊用冬至無庸卜日此所言亦魯禮耳然告廟擇士天子亦當有之姑存其説至周禮所云卜日皆兼他祭為文原不專指郊天言

周禮春官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注宿先卜祭之夕疏言凡祭祀之卜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

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

天官大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執事宗伯大卜之屬疏大宰率宗伯大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率執事而卜日疏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于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

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注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

大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注命龜告龜以下卜之事

龜人祭祀先卜注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元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疏天稱禋祀地稱血祭是天地稱祭祀

禮記表記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

右告廟卜

周禮天官冢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

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祀大神示亦如之注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大神示謂天地　疏遂戒者謂祭前十日遂戒百官使散齊致齊祀大神謂冬至祭天子圜丘此天謂大天對五帝為小天也

劉氏迎曰誓戒者誓其所當戒者也具修者特具之所當修使無闕事也如所謂視滌濯贊牲事贊玉幣爵之事皆百官所當修具

方氏苞曰冢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四時迎氣之祀且涖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知然者宗伯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首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司服職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參互其文則其義顯然矣

蒐田檕經文明言大神亦亦如之大神亦即

圜丘方澤也

秋官大司寇若禋祀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疏云戒之日者謂前期十日卜吉即戒之使散齊云涖誓百官者謂餘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寇則臨之云戒于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太宰為之是以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太宰戒百官也若然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太宰雖云掌百官誓戒戒則親為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不於太宰此云涖誓百官豈司寇得臨太宰乎故知太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也

地官遂師凡國祭祀審其戒誓

春官太史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秋官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禮記明堂位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周禮秋官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宫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古者天子諸侯歲獻貢士

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宫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

通典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乃習射于澤宫選可與祭者

禮器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注澤澤宫也所以擇賢之宫也既卜必到澤宫擇可與祭祀者同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是也　疏澤澤宮也王在于澤宮中于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為澤澤宮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于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又云芻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于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故禮器云聚衆而誓之是也

蒐田案澤宮陸農師以為學宮是也此王立於澤宮親聽誓命正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之謂也

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注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太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為廐疏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内戒百官太廟之内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太廟而重戒之又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也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齊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堂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勑也

陳氏禮書戒者勑以事誓者告以言士師五戒而誓

居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周禮百族郊特牲百姓儀禮所謂子姓兄弟之類是也澤郊學也誓于澤即其所擇而誓也庫門象法之所在戒百官于此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于此所以親之也掌之以太宰重其事也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涖之以司寇肅其職也然古者用刑之法常恕以寬誓人之詞常嚴以峻故軍旅之誓曰孥戮汝無餘刑祭祀之誓曰服大刑明堂位之所言者誓

百官之詞也條狼氏所謂殺轘鞭墨者誓其屬之辭也凡欲齊莊謹肅而已孰謂其法太苛哉考之月令教習田獵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聘禮誓于其境賔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氏曰史于衆介之前北面讀誓以勑告士衆然則祭祀之誓亦應如此古之讀誓者史官耳太史戒及宿之日讀禮書而協事是也唐制太尉讀誓非古也今猶襲之

右誓戒擇士

周禮天官膳夫王齊日三舉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

史氏浩曰當不飲酒不茹葷之時懼其日力之不足則不能勝祭事故三舉以助之非謂盛饌而供也

王氏應電曰齊之日宜冲淡以養其精誠故不飲酒不茹葷不聽樂舉則酒侑食故齊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

姜氏兆錫曰王齊則不舉但不殺牲盛饌用樂耳非必斷腥素食如後世之為也

蕙田案疏謂日用三太牢侈靡非齊所宜王

昭明姜上均移改經文終覺未安史氏之說

近是

玉府王齊則供食玉 注玉食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春官鬯人凡王齊共其秬鬯 注給洗浴 疏鄭知王齊以鬯為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

禮記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于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

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

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

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

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春秋成十七年穀梁傳宮室不設不可以祭 疏宮室謂郊之齊宮

荀子端衣玄裳絻而乘路志不在于食葷

陳氏禮書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記曰齊之玄也

以陰幽思也又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又曰太古

冠布齊則緇之蓋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玄

天子齊則玄冕玄端所謂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是也

右齊

周禮春官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注協合也合謂習録所當共之事也疏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

天官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注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供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疏言式法者祭祀大小皆有舊法式依而戒飭使共

具之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注法大小丈尺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氊案以氊為牀于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元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

陳氏禮書案所據之案邸所宿之邸次氊與皇羽者皇德之象德不稱此不足以格上帝也

魏氏校曰經文百職多互舉言有故祭則常祭可知也

通典掌次于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帷幄初往所止

居小幄接祭退俟之處

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强力孰能支之是以有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

幕人凡祭事共其帷幕幄帟綬注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皆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共之者掌次當以張疏帷在傍施之象土壁也幕則帳上張之象屋舍也幄則帷幕之內設之帟者在幄之內承塵綬條也

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注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疏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鄭云即位

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者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于郊則亦有壝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常衣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衣

春官大司樂大祭祀宿縣疏舉大祭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宿縣者皆于前宿預縣之遂以聲展之注叩聽其聲以知完不

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疏祭祀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名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

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者名同

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元謂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如椵狀也水槀給殺時洗薦牲也疏言凡祭祀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屬之云飾其牛牲者祭祀尚潔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楅衡者恐抵觸人故須設楅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紖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共其水槀也

陳氏禮書封人飾牛牲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凡將事于四海山川飾黄駒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莊周曰犧牛衣以文繡漢儀夕牲被以絳然則羊人飾羔曲禮所謂飾以繢

也校人飾黃駒猶傳所謂文馬也則凡牲無不飾矣鄭氏以飾為刷治潔清之然則刷治潔清之非所謂飾封人非掌牛而飾牛者牛土畜也使飾土畜因其類也

又曰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毛氏曰楅持牛也綠著牛鼻以牽者鄭康成曰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又曰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也葢楅衡以木為之橫設於角則楅幅其角猶射以楅幅其矢也綠則少儀祭

統所謂絧也康成于詩合楅衡以為一于禮離楅衡以為二是自惑也

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注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互若今屠家懸肉格　疏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懸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懸肉也

陳氏禮書鄭司農謂互楅衡之屬鄭康成謂互若今懸肉格楚茨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氏曰或陳于牙或齊于肉蓋互牙古字通用掌舍設梐枑條閑

氏掌比國中宿互者互行馬也肉格謂之互蓋其制類此鄭司農以為楅衡之屬非是

右戒具陳設

周禮天官太宰及執事眡滌濯注執事初為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謂漑祭器及甑甗之屬疏及猶至也謂致祭前日太宰眡滌濯漑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宰尊親往涖之

蒞田漑及猶與也謂祭前一夕與執事之人視滌濯耳執事指宗伯宰夫等言

宰夫從大宰而眂滌濯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宿眂滌濯涖玉鬯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注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預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

疏云宿眂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清與否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是蕩滌以少牢有概祭器故據而言之概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于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為禮神之玉齍即非玉敦

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為玉敦此據天地為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王故云祭又奉之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

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 疏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省牲者察其不如法

地官充人展牲則告牷 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謂展牲若今夕牲也 疏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

春官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疏眡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故云亦如之

右省眡

五禮通考卷四